北京之變和不變

房慶宜

文化什錦

可能由於沒回北京太久的緣故，我有一段時間經常做夢又回到了北京，大院還是那座大雜院，胡同還是那條狹小而充滿神秘感的胡同，而我卻悠然自得騎着自行車穿梭在胡同之間。心中不期然產生了「安鄉魂，追旅思」的鄉愁。我雖非土生土長的老北京，但在北京我畢竟生活了二十六年。在這裡有我與父母共享天倫之樂的獨家大院；有共事十幾年的摯友。京城的歲月中，既留下甜蜜溫馨的回憶，同時也刻下辛酸苦辣的烙印。北京有着令人懷念的古老文化，毗連的四合院與古老的胡同組成的街道格局、滿街誘人的永遠吃不膩傳統小吃：炒肝兒包子、燒餅油餅、蜜麻花兒焦圈，讓你沿街享用，讓人回味無窮。

終於在闊別北京十幾年的九九年，我有機會回去了，而從那時起，幾乎每隔五年都要回北京一次。每每走出西車站，眼前的車水馬龍和森林般聳立的高樓大廈，都令我驚嘆「北京，這是你嗎，我不敢認你了！」北京是在變，並且變得讓人感到陌生，北京有一位民俗學家在一本書談到「老北京的精神」：「北京城在變，但北京人沒變，北京的平民精神沒變，許多住慣了四合院的市民搬遷進帶電梯的高樓裡，但民心依舊，民心依然淳樸。他們心理上恐怕把單元房也當作某種現代化的四合院來看待，勤儉持家，溫故知新，在陽台上養花養鳥，從廣播裡聽京戲，節假日串門小酌。唯一的區別是不用蜂窩煤，因為樓房有煤氣與暖氣供應。」北京的確在變，圍着灰磚高牆的四合院一夜之間成了一片斷垣殘壁，不知哪一天一排高樓平地而起，原先狹小的小街成了貫通東西南北的大道。有一次侄子駕車載我在一座立交橋行駛，我順口問一句：「這是哪兒？」話音未落，我猛然回頭一看，望見遠遠的北京展覽館塔上的紅星，原來我們到了西直門。五十多年前，穿行西直門城門洞叮噹響的駱駝隊，如今只能給老北京留下夢一般的回憶，而那清脆的鈴鐺聲已成爲絕響了。

胡同文化逐漸消失，然而北京人精神上的文明文化並沒有從此而消失，老北京仍然沿用幾百年的習慣用語，一早見面：「您早！您吃了早點了嗎？」、「您這去遛遛哪，您多穿着點兒，小心別着涼！」相當順耳的「您」字，聽到之後就像在冬天吃上凍柿子似的，甭提有多舒服！北京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禮讓也是老北京文明精神的老傳統，年輕人對孕婦老人讓座已形成一種風氣，而這種風氣也感染到其他城市，在深圳的地鐵和公交車就能感受到這種令人感動的待遇。有一次在北京我探訪朋友，搭上東去到大北窯的公交車，一位年輕的小伙子站了起來說：「大爺，您坐！」甭坐，光聽聽心中十分舒坦。相比之下，在香港給孕婦老人禮讓並沒有形成風氣。有一次我在九龍塘上地鐵，眼前有一空座，正要坐下時，「噌」一聲，一位年輕人搶先坐下，他眼神中流露出得意的一笑，似乎在說：「死老頭兒，誰叫你慢吞吞的，活該！」

趙文楷：釣魚島，在我「中原」之內

丁銳

文史叢譚

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年），琉球新國王尚溫上表乞封，因爲琉球作爲中國的藩屬國，這小國王不能自己說稱王就稱王了，必須要得到大清王朝的正式冊封。誰來當冊封使呢？嘉慶皇帝的目光落在了翰林院修撰趙文楷身上。趙文楷，安徽太湖人，嘉慶元年狀元，不僅能詩善文博學多才，而且稟性剛直儀表堂堂，是朝中難得一見的「帥哥」，這樣的人物出使藩邦，正好能體現中央帝國的威儀。

趙文楷深感責任重大，臨行前還特意去拜訪大學士紀曉嵐，並戒飭使團所有成員：當以國家名聲爲重，務必一切從儉，禁止奢華。趙「團長」的清廉自律，在琉球期間贏得廣泛尊重，國王尚溫稱讚他「廉潔之風，著於海外」。

而作爲一個敏感多思的詩人，趙文楷出使途中每到一處，幾乎都要吟詩作賦，這些詩後來集成《槎上存稿》，其中有一首《過釣魚台》：大海蒼茫裡，何人釣巨鰲？老龍時臥守，夜夜浪頭高。

在這位大才子的筆下，釣魚島的風光增添了一層神秘色彩。緊接這首詩之後的是《渡海放歌行》，其中有這樣一句：手持龍節向東指，一別中原今始矣。關於這句詩的歷史價值，我國著名社會活動家、書法家趙樸初曾作過深刻闡述，他在一九九二年致前政協常務副主席王任重的信中說：這明明指釣魚島是在當時國人心目中的「中原」之內，甚至談不上邊界的地方。

這位深受國人敬愛的趙樸老，就是太湖狀元趙文楷的六世孫。太湖趙氏自趙文楷以降，六世翰墨，才俊出於一門；趙樸老還有堂兄弟趙寶初、趙榮澄等，都是台灣的大學教授，他們也經常以發表文章、出席學術會議等方式，追思先祖遺風，力證釣魚島主權屬中國，正可謂：中華文明綿綿不絕，愛國精神薪火相傳！

（《釣魚島三人說》之二）

三百年流不盡的英雄血

——憑弔李來亨茅麓山抗清遺址散記

王春瑜

文化經緯

秋末，南方多雨。在興山縣茅麓山區，更是陰雨連綿。感謝興山縣友人的盛情，他們不顧雨斜風狂，驅車陪我沿着崎嶇的山間公路，憑弔南明堅持抗清鬥爭二十多年，特別是在茅麓山區高舉抗清旗幟，頑強殺敵十三年，最後壯烈殉國的民族英雄李來亨的抗清遺址。

李來亨，原名懋亨，陝西清澗人，生年無考。他是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族兄之子李過的養子，也就是李自成侄孫。他在少年時即投身農民軍，跟隨祖父、父親南征北戰，在戰火中成長爲一名英勇善戰的戰將。李自成兵敗山海關，先後撤出北京、西安，轉戰到湖北時，李來亨已嶄露頭角，與李自成麾下名將高一功、郝搖旗、劉體仁、袁宗第齊名，見載於歷史文獻。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五月，李自成在通山九宮山被地方反動武裝殺害後，其妻高夫人召集農民軍二十餘萬人，實現戰略大轉變，與南明政權合作，共同反抗帶有民族征服性質的滿洲貴族集團建立的清王朝。在江南、大西南殘山剩水間建立起來的幾個南明小朝廷，依然繼承了明王朝腐朽的衣缽，奢侈腐化、宦官專權、黨爭猶酣，正如詞曲大家吳梅在散曲中形容的那樣，「江山如紙，宮門如市。小朝廷病入膏肓，經不起群雄狂噬。」順治五年（一六四八），抗清隊伍中的軍閥、野心家孫可望悍然圍攻由貴州入蜀的高一功、党守素、賀錦、李來亨部，只有李來亨力戰得脫，高一功等均被殺，南明抗清大業岌岌可危。「滄海橫流，方顯出英雄本色。」李來亨挺身而出，繼續高舉抗清大旗，召集所部數萬人，經過多次血戰，最後在方圓一百五十餘華里的茅麓山高山之上、密林深處，建立起抗清根據地。他實行屯田自給、予民休息的政策，關懷山中百姓疾苦，深得民心，都稱他「小闖王」。他多次率兵出擊，給清軍以沉重打擊。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）清政府集中川、楚、秦三省清軍和滿洲八旗兵，共十萬大軍在靖西將軍穆里瑪的指揮下，圍攻茅麓山。李來亨奮起迎敵，滿洲兵在李來亨的炮火、擂木、滾石的打擊下，紛紛墜崖落澗，傷亡慘重，高級指揮官賀布索、穆里瑪之子蘇爾馬均被擊斃。清軍改變策略，對茅麓山所有出口，嚴防死守，長期圍困，企圖困死明軍。雙方相持數月，李來亨部物資消耗殆盡。李來亨在六月曾組織兩次突圍，雖拚死奮戰，但寡不敵衆。無法突出重圍。他知道已到最後關頭，決心與清王朝不共戴天，與明朝的最後一片河山共存亡。他處死了清方派來招降的叛徒李有實。八月四日寨內彈盡糧絕。李來亨事先已妥善地安排了老母的生路，與妻、子等全家人撲向熊熊烈火，壯烈犧牲，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千秋正氣歌。從此，大明王朝的最後一盞明燈熄滅了，「應憐中土成荒寨，萬里長風吹古愁。」（清初愛國詩人宋曹詩句）「遺民淚盡胡塵裡」，中土再無大明旗！歷史的年輪，增加了一圈又一圈。三百四十六年過去了！大江東去浪千疊，三百年流不盡的英雄血。歷史沒有忘記李自成祖孫四代爲抗清前仆後繼，捐軀疆場的英雄業績，更沒有忘記他們所流的鮮血，茅麓山區的人民，更是世世代代深深懷念着李來亨，流傳着很多歌頌李來亨的傳說。

我們來到山上的百羊寨。這個寨原名王殿坪。李來亨來到茅麓山與清軍的第一次戰鬥中，他下令驅趕尾巴上帶着鞭炮衝向清軍的幾百隻羊群，嚇得清軍抱頭鼠竄，明軍大勝。他將王殿坪改名百羊寨，慶祝勝利，寨名沿用至今。在百羊寨村公所的山下，是李來亨三萬多部隊駐紮囤田的營地，佔地約三萬平方米。李來亨被永曆朝廷封爲臨國公，在這裡建立起莊嚴的帥府。我們向山下望去，雖然帥府早被清軍夷爲平地，但屋基猶在，散落着磚頭、瓦片。透過濛濛煙雨，穿過歷史的隧道，我彷彿看到了帥府上的大明旗幟高高飄揚，山風吹拂，戰旗獵獵，李來亨坐鎮帥府，指揮作戰，從容若定。六十一歲的村支書告訴我們，根據他的實地考察，李來亨並沒有犧牲，而是從一個不爲清軍所知的秘密小道逃走了。事實上，清初的一些史籍，也有類似記載。曾在永曆朝廷任職的歷史學家王夫之在所著《永曆實錄》中，記載李來亨部三萬餘人，除戰死者外，均逃走，被清軍抓住的僅有一百五十人。

百羊寨四面環山，形勢險要，易守難攻。其周圍分布有李來亨建聖帝行宮碑、瞭望台、點燈台，炮台、七步半台階等多處遺址。我帶着相機、攝像機冒雨踏着李來亨走過的、修建的山路、戰壕、棧道，憑弔了多處遺址。這是李來亨率部誓死抗清的見證，與山河同在，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同在。李來亨不死——他抗清禦侮的英雄氣概、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、殺身成仁的民族氣節，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。

十月十四日下午於老牛堂

智慧悟語

海納

人生在線

智者的標誌。有人問愛彼克特德：「智者的標誌是什麼？」愛彼克特德回答：「不爲自己沒有的東西悲傷，而爲自己擁有的東西喜悅。」

吃飯的區別。有人問亞里士多德：「你和平庸的人有什麼區別？」亞里士多德回答：「他們活着是爲了吃飯，而我吃飯是爲了活着。」

最困難的事。有人問泰勒斯：「你認爲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什麼事情是最困難的？」泰勒斯回答：「認識你自己。」

快樂的工作。有人問畢阿斯：「什麼樣的工作是快樂的工作？」畢阿斯回答：「掙錢的工作。」

安全的船隻。有人問阿那哈斯：「什麼樣的船隻最安全？」阿那哈斯回答：「那些離開了大海的船隻。」

永遠的道德。有人問梭倫：「爲什麼作惡的人往往富裕，善良的人卻往往貧窮？」梭倫回答：「因爲財富經常變換主人，所以善良的人不願意拿道德去換財富。」

最理想的家。有人問庇塔烏斯：「最理想的家是什麼樣子？」庇塔烏斯回答：「既沒有什麼奢侈品，也不缺少必需品。」

健康的意義。有人問赫拉克里特：「爲什麼要重視健康？」赫拉克里特回答：「如果沒有健康，智慧就無法表露，文化就無法施展，力量就無法戰鬥，知識就無法利用。」

雙倍的學費。有個年輕人向蘇格拉底請教演講術，並滔滔不絕地介紹自己的經歷。等他停下來時，蘇格拉底說：「你要交雙倍的學費。」「爲什麼？」蘇格拉底說：「因爲我得教你兩門課，一門是怎樣閉嘴，一門是怎樣演講。」

自己的名聲。有人問德謨克里特：「你爲什麼不去有名的大城市定居？」德謨克里特回答：「我不願意從一個地方獲得名聲，而喜歡自己使一個地方有名。」

海上的奇迹。有一天柏拉圖航海歸來，去接他的僕人問他：「你在海上遊歷了這麼長時間，都看到了什麼奇迹？」柏拉圖回答：「我看到自己平平安安地上了岸。」

遙遠的快樂。亞歷山大征服了雅典之後，第歐根尼問他：「下一步你要做什麼？」亞歷山大說：「我要征服波斯。」「然後呢？」「我要征服埃及。」「然後呢？」「我要征服全世界。」「然後呢？」「我就自得其樂了。」第歐根尼又問：「那你爲什麼不能現在就自得其樂？」

法律是為聰明人頒布的。伊壁鳩魯的學生問：「法律是爲誰頒布的？」伊壁鳩魯回答：「所有的法律，都是爲那些聰明人頒布的。目的不在於使他們不爲非作歹，而在於使愚蠢的人不敢對他們爲非作歹。」

道歉的好處。有人問塞涅卡：「道歉有什麼好處？」塞涅卡回答：「道歉既不傷害道歉者，也不傷害接受道歉的人。」

丟什麼別丟誠信。有人問孔子：「糧食、武器和信用都很重要，如果迫不得已要丟掉一項，你丟哪個？」孔子說：「武器。」「如果不得已要再丟掉一項，你丟哪個？」孔子回答：「糧食。自古人固有一死，但無信則不能立足。」

樂民之樂。有人問孟子：「怎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？」孟子回答：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註：文中資料引自民族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《西方智者的機趣》、濬陽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五月版《百家故事》。

浙南山鄉民居 （攝影）陽光

今冬非極寒

余仁杰

如是我見

十月，一條不太靠譜的「歐洲將面臨千年極寒」的消息，衆多媒體爭相報道。該消息僅是「援引」「波蘭科學家」的話，卻沒有「深究」，但已在歐洲帶來一些不正常的社會「反應」、也影響到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。爲此，世界氣象組織十月十九日在給新華社記者的一份正式回覆中說：「最近有報道稱歐洲將面臨千年一遇的寒冬，這種說法是一種臆測，沒有權威的和確切的科學依據。目前，所有長期預報都沒有顯示歐洲的這個冬天將格外寒冷。」

據有關專家介紹，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，月以上時間尺度的預報在氣象學上稱爲「氣候預測」，與中短期天氣預報相比，氣候預測更加複雜，難度更大。說歐洲「千年極寒」完全是臆測，除了沒有權威的和確切的科學依據外，還在於它無視全球近期氣候變化總趨勢的實際，違背氣候變化的科學規律。全球氣候的總趨勢是在變暖，這是事實；當然在某一時段局部地區氣候也有可能偏熱或偏冷，但總不會一下子出現「千年極寒」。

天氣氣候、寒暑變化，與人息息相關，人們對今冬「極寒」消息自然敏感。雖然說的是歐洲，但也很自然會問：今冬台海兩邊氣候將會怎樣？

早在臆測的歐洲「千年極寒」消息傳播前，中國的氣象部門曾警告，今年要預防秋汛及寒冬。今秋，颱風給台灣地區及大陸東南沿海帶來大量降水，而海南的連續特大降水更是歷史所罕見，等等。因爲今夏罕見的高溫襲擊北半球，從美東、歐洲到亞洲，都經歷了酷暑，說明氣候異常，那麼這種異常是否會帶來今冬的奇寒？氣象專家提出預防寒冬，並非指「極寒」，而是指與以前的多年暖冬相比，今冬有可能略偏冷。這一預測的主要依據，在於目前「拉尼娜」活動在增強。「拉尼娜」（Lanina）現象與「厄爾尼諾」（Elnino）現象正相反，它是指熱帶中東太平洋洋面水溫異常偏低而引起對氣候的影響：它使美洲西岸變得異常乾燥，並使澳洲和東南亞地區有異常多的降水量，以及使非洲西岸及東南岸、日本和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地區異常寒冷。「拉尼娜」對中國的影響，一般在秋冬季會使華南的東北季候風較強，使冬季氣溫比正常情況低。二〇〇八年初的中國南方雪災就與拉尼娜現象密切相關。

實而不華的家常菜

艾京

飲食男女

香港一般家庭的午、晚兩頓正餐以三菜一湯爲主，三菜中有葷又有素，其菜餚應該說是豐盛的，而且也足夠應付人體每日需要攝取的養分和熱量。家常菜的最大特點是，實而不華，雖然也登不了大雅之堂，它並不講究形式和配菜的色彩，只求清淡，不求厚味，既好吃又順口，因此吃起來特別香，加上它適合家庭成員的口味，老少咸宜，難怪不少人寧可回家飽餐一頓，也不太願意到外面酒樓、快餐廳享用那些油膩的菜餚。

在香港林林總總的食肆中，既有陽春白雪的高級大酒樓，也有下里巴人的大牌檔、家庭小廚的餐館，大酒樓爲市民提供的是價格令人咋舌的高級菜餚，但價格相宜、並提供避風塘風味的大牌檔，始終最受食客的歡迎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，香港出現了以家常菜作招徠的家庭式餐館，這些餐館一般設在樓上，既無招牌，也不賣廣告，靠的是老顧客的口口相傳。前年，小兒子爲來港自由行的丈人一家接風，席設一家毫不起眼、而且設在唐樓二樓的家庭式餐廳。滿滿一桌的海鮮餐有魚、海蟹和椒鹽琵琶蝦，其味道絕不比海鮮酒樓遜色。親家一家吃得也高興。又有一次與妻在北角一家家常小餐館晚飯，妻偏嗜白鱔，於是我們除點了一湯外，還點了椒鹽白鱔，才花了一百多元，鱔肉外焦裡嫩十分精彩。另有一次，一位老同學約我吃午飯，他講明不到大酒樓，而到位於永樂街一家閩籍老闆開的家常餐館。我們只要了兩碟福建炒米粉，但炒米粉的口感與衆不同，除有一股清香的魚露味外，米粉的韌勁也恰到好處。

香港樓上家庭式餐廳隨着內地新移民的增加而與日俱增，不少人以小本生意在自己的住家樓上經營各式各樣家常菜的餐廳，有江浙小菜、福建特色風味菜，也有熱辣辣的熱帶風味菜餚。例如在印尼餐廳吃一頓最簡單的雜錦菜飯要花上五六十元，同樣的雜錦菜飯在樓上家庭式的印尼餐廳花個二十元就能吃上。香港豐儉並存的食肆局面的確給廣大消費者提供了多種選擇，而且印尼小餐館烹飪出來的風味小菜又往往比大餐廳地道。

在印尼，筆者是吃外婆一手烹飪的家常菜長大的，外婆除爲我們全家六口人上早灶外，還要準備四個作坊中國工人的伙食，實際上一天兩頓爲十個人分量的四菜一湯都是外婆一手烹飪出來的，而且不會重樣。就拿湯羹類來說，今天午餐是豬粉腸綠豆湯，下午就成了津冬菜肉片湯，到第二天的午餐是豬手黑豆湯，晚餐則是紅麴肉片湯，總之外婆千方百計讓全家吃得舒服。再拿菜餚來說，今天的午餐是客家紅燒肉，到晚飯卻是印尼的紅燒牛腱了。午餐時將蓊菜齊頭切只取嫩菜嫩梗素炒，到了晚飯，外婆將蓊菜的脆梗用蝦醬辣椒炒成熱帶風味的小菜。外婆變通的巧手爲我們全家帶來了口福。

四川美食家車輻說：「家常菜又多爲家庭主婦親自出馬，她們最講實惠，那種華而不實的烹調方法上不了她家的手。」還是家常菜好吃！

本色龍華

翠薇

天南地北

給我們帶路老鄉的家就在涼橋前，他邀請我進他家裡坐坐。他家是臨着小龍溪的一層瓦房，牆依然是木製的，屋門是敞開着的，我們進去時裡面卻沒有人。進門是客廳，擺了一張老式的八仙桌，三條長條櫈擺在桌子前，桌子的兩邊是兩間小臥室的門。不大的客廳中間還有木柱子支撐着屋頂的橫樑，柱子上掛着竹編的簸箕。屋裡大門的左邊是自己壘砌的灶台，地板上一半是灰黑色水泥地坪，另一半是老舊的木地板。歲月痕跡很明顯的木牆、柱子、房樑和地板已經辨別不出木料的材質，牆上黏貼着日曆畫，掛着鐘表、插座和開刀。老式的八仙桌是唯一像樣的傢具，電視機是家中唯一的電器。看到這眼前的情景，我不由得感慨起來，其實生活眞的可以是如此的簡單。

和老鄉道謝後告別，順着老街，遇巷就鑽，見彎就拐，隨意而行。古鎮裡的每一塊磚、每一片瓦、每一個物件似乎都古老得可以說出一段故事，連房頂上的青瓦也上了青苔，變得生動、輕盈起來。時間彷彿靜止了一般，時空又好像進行了倒轉。放慢了自己的腳步，靜下心來，面對恍如隔世的古街，邊走邊細細地品味着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，讀着古鎮裡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們過着幾百年不變、淡定從容的簡樸生活。

臨着古街的小龍溪發源於老君山，溪水上所建頗具特色的龍華涼橋，涼橋因夏天傍晚當地居民自帶涼席竹櫈到橋上納涼而得名。龍華涼橋是帶屋頂的，和我見到其他地區的小橋有所區別，橋頭有一對石獅和兩座功德塔，橋下還有四隻身披青苔的石刻獅獸，面對着上游，默默地鎮守着涼橋的平安。

古鎮這座最富情趣的涼橋修建於光緒辛丑年，涼橋造型考究，風格別致。舊時名叫「靖虹橋」和「風雨橋」，是當地人集市貿易集聚休閒之地。橋兩岸古老高大的黃桷樹盤根錯節，另有成排的古榕樹，枝葉茂密。

涼橋既是連接兩岸的通道，又是書法長廊，抬頭向橋頂上望去，數十塊牌匾扁額掛於橋上瓦屋的樑上，展現的是名家的風範，古風猶在，更爲古橋增添了幾分文化氣息。聽老鄉說小鎮每過三天逢集市一場，每逢趕場，涼橋上擺滿了攤位，熙熙攘攘，一番熱鬧景象，可惜我來的時候沒有趕上。

路邊的一個老鄉告訴我，沿着一千七百多級石階向上攀登，升高三百五十米，到達山頂丹霞洞前，就能與大佛隔溝相望。大佛鑿於明代嘉慶年間，高三十七米，身着袈裟，表情端莊肅穆，左手當胸，右手下垂。佛像依山而鑿，氣勢偉岸，是現今世界上的第一高的立佛，大佛靜靜地守護着山腳下的龍華古鎮。

回到涼橋上，看橋下潺潺溪流，我不由得拿古街和成都的寬窄巷子、錦裡仿古街進行了一番對比。龍華古街沒有了濃郁的商業氣息，更缺少了如織的遊人，多了一點自然質樸。漫步古街，踏上涼橋，感覺這兒的時光已經停滯在明清的那個時代。人們在古街邊隨意地拉着家常，在敞開門的屋裡開心地打牌，生活節奏慢慢悠悠，讓我這個整日不知因何而忙碌的外鄉人羨慕不已。

一個多小時輕鬆地走下來，古街、古橋連同古樹盡收記憶。對於來時耗費了將近四個小時的漫漫路程而言，我覺得就好比北方人包餃子，經過和麵、擇菜、拌餡兒、包製和水煮等多道工序，吃掉一盤美味的餃子只不過是一會兒的工夫。遊古街看似也同這個道理，時間不算太長的古鎮之旅其實就像是吃到了一盤可口的餃子，忽略了來時舟車勞頓的過程，悠閒地逛着古街，居民、遊人兩相安逸。

（《閒看川南》四）